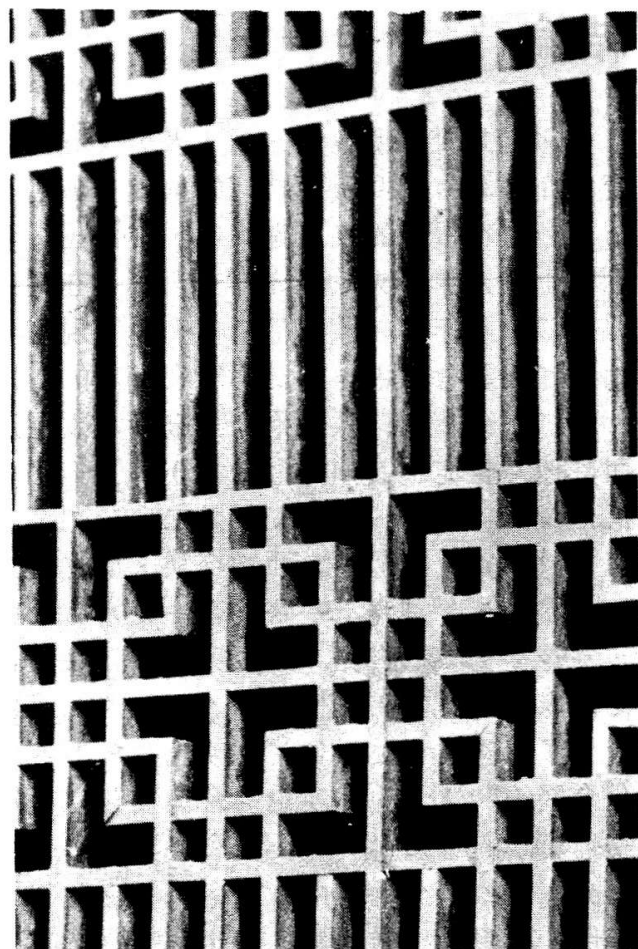


# 無神主義與 中國

李 震著

## 一、當代中國無神主義 的發展

談到中國古代的無神主義，我們會想到楊朱、韓非子、王充，以及主張神滅論的桓譚和范縝等人。但是他們並沒有完整的、系統化的無神主義思想，而在否定上帝存在及宗教的態度上，也不是積極的。他們的無神主義最多可稱之為一些個人性的、消極的、反對傳統宗教信仰或佛教的心態，對於中國的學術發展也不會發生決定性的影響。



無神主義之所以在中國文化中不發達，更不具有重要的學術地位，主要原因是中國文化建立之初，在本質上即是傾向於宗教的，並富有道德特質。孔子述而不作，訂定六經，使先民的原始思想得以保留。其中先民藉着對自然及生命之直覺與體驗，肯定信天、敬天、順天的樸素宗教信仰。承此脈絡，先秦儒家依天為人之大本，人應效法上天化育萬物、汎愛眾生的德性，建立起以仁道為中心的倫理體系。儒家敬天愛人的思想，兩千多年來，一直是中國文化的精華，使中國人在世界上成為最具有道德氣質的民族。道家的最大成就在於「道」的形上探討，道家的道論也是向天道和宗教境界開放的。墨家

最能維護古代信天敬天的宗教精神，以天志為最後基礎，創立它的社會和政治學說。墨家雖然在漢代之後，不曾像儒、道二家那樣受到重視，其在中國文化中的地位至今不容抹煞。

## (一) 當代中國無神主義 興起的原因

在中國比較有系統並具有影響力的無神主義，要到清末民初才發展出來。揆諸中國當代無神主義興起的原因，大要地可以歸納為下列三點：

1. 當時國力衰退，民生凋敝，而西方列強則因工業及科技的進步，國勢強大，向外擴展殖民主義。在列強的野心侵略之下，中國雖未淪為殖民地，也受到空前的威脅與屈辱。當時的知識份子、教育界及政界人士，只看到使西方強大的堅船利砲，而未能虛心研究西方文化的根本。在饑不擇食的情形之下，提出全盤西化的主張。一方面否定固有文化的價值，另一方面盲目地吸收西方的東西。然而所謂全盤西化只是一句空話，實際上當時知識份子所吸收的東西，大多局限於十八世紀以來的思潮。他們祇看到西方近代所謂自由思想時髦的一面，却完全忽略了它們對作為西方社會基石的傳統哲學和基督信仰的破壞性。不錯，中國是需要科學和民主，然而談到科學，他們吸收的不是嚴謹的科學方法與理論，而是十九世紀高呼科學萬能的科技主義或實證主義；談到民主，則認定要引進西方民主，必須徹底破壞傳統的禮教、信仰、道德、習俗和制度等，因為這些都

是阻礙中國進步的罪魁禍首，而不知深入地去反省，西方的民主制度並非一天建立起來的，若沒有「上帝之前，人人平等」的悠久基督信仰傳統，真正的民主精神也不會憑空升起。當時只有孫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能顧到中西文化的特性而予以融會貫通，提出一套合乎中庸之道的革命建國理論。可惜的是並未受到應有的重視，自另一角度去看，直到大陸變色，中華民國政府也沒有幾年安定日子，使孫中山先生的理想得以實現。

2. 近百年來，以儒家為主流的中國文化，在西方近代無神主義思潮和帝國主義侵略的衝擊之下，受盡屈辱，招架無力。雖然我們對中國文化的持久韌性與潛力，深信不疑，但是對此空前的衰退疲憊現象，又當作何解釋呢？原始儒家持三才並立，即天道、人道、地道（物道）並重的精神，也是合乎中道或中庸之道的精神。可惜的是秦漢以後，上述精神並未受到應有的重視。古代的純樸宗教信仰和先秦的天道觀一旦被忽視，中國文化逐漸喪失那股自絕對者或上帝取用不竭的活力。以人道為中心的道德精神與人文精神，一旦遠離了超越的、宗教的層面，「內聖」的功夫便很容易走上偏廢之路，「外王」的功業遂成為知識份子追逐的理想。為「天子」者不再以「天志」、「天意」為依歸時，專制或獨裁統治必然層出不窮，「王道」政治變成空洞的口號。臣子為了保存自身的利益，為人民的福利而敢反對君王的就少而又少了。家族制度有它的優點，但是也限制了仁道的發展。光耀祖先，傳宗接代的狹窄觀念，難以擺脫個人主義的色彩，「四海之內皆兄弟」的理想便難以在實際生活中展開。

另外，當人道與物道不能平衡發展時，

人文精神逐漸涵蓋一切，大自然只能成爲欣賞的對象，能夠產生豐富的文學和藝術作品，却開不出科技的路子，普遍地改善民生。

3. 一個文化除具有內在生命力之外，還須不斷革新，透過與其他文化的接觸，取長補短，朝更完美的境界發展。我國自古爲農業大國，不難實現豐衣足食的生活。又有高度發展的文化，與四周的蠻夷之邦，只求能夠和平相處，除非受到侵害，少有拓疆開土的野心。這些情況皆促成國人比較保守封閉的習性。當四百年前，利瑪竇等初期來華的天主教傳教士，不只把天主教信仰帶到中國，也把在西方初興的自然科學介紹給國人。然而朝廷也好，知識份子也好，並未能體會到文化交流與創新的重要性。試想如果當時中國人虛心接受科學方法與知識，爲自然科學的研究打下堅固的基礎，今日的中國將是甚麼樣的情況呢？試想如果當時的知識份子能夠虛心探討作爲西方文化基石的基督信仰及傳統哲學，使之與中國固有的宗教信仰和仁道思想交流、融通和相互補充，今天的中國文化又將是甚麼樣的局面呢？孔子解釋革卦的大義說：「天地革而四時成，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革之時義大矣哉！」可惜的是後人並未體會到革命與創新的重要。

## (二) 當代中國無神主義的主流

### 1. 自由主義的取向

此一取向的主要人物，當推胡適先生。他在一九三〇年的文章「從拜神到無神」中，描述大約在十一歲時，讀「資治通鑑」有

關范縝神滅論的記載，對形滅神散的說法，傾心不已。他說：「從此以後，我不知不覺的成了一個無鬼無神的人。」（註一）

胡適根據吳稚暉「一個新信仰的宇宙觀及人生觀」所擬的科學的新人生觀，完全是科學主義的論調，只有科學是真正的、有用的知識。其中涉及道德和宗教的有下列幾條：

(3) 根據於一切科學，叫人知道宇宙及其中萬物的運行變遷，皆是自然的，自己如此的，正用不着超自然的主宰或造物者。

(4) 根據於生物的科學的知識，叫人知道生物界的生存競爭的浪費與慘酷，因此叫人更可以明白，那有好生之德的主宰的假設是不能成立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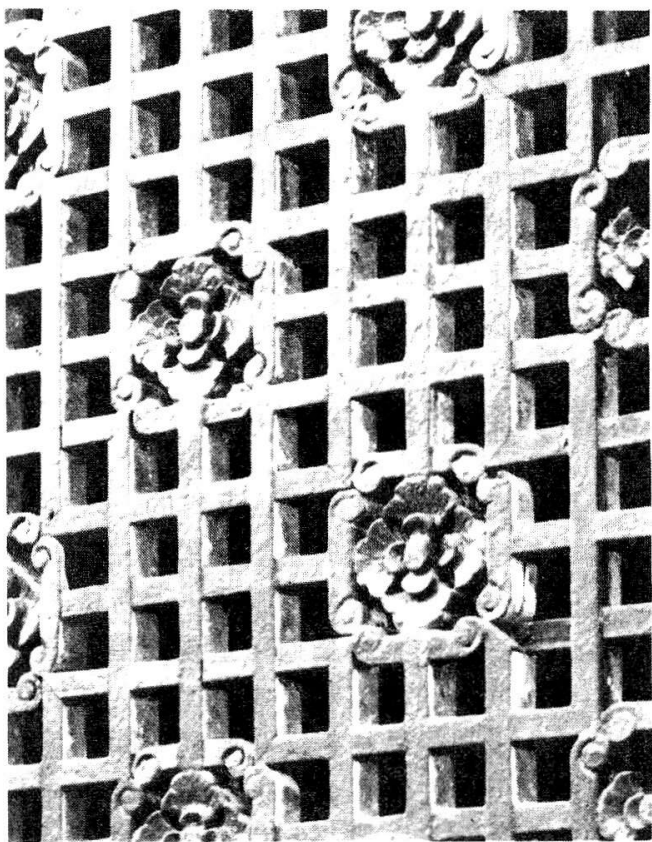
(7) 根據於生物學及社會學的知識，叫人知道道德禮教是變遷的，而變遷的原因，都是可以用科學方法尋求出來的。

(9) 根據於生物學及社會學的知識，叫人知道個人小我是要死滅的，而人類大我是不死的、不朽的。叫人知道爲同種萬世而生活，就是宗教，就是最高的宗教。而那些替個人謀死後的天堂淨土的宗教，乃是自私自利的宗教。」（註二）

當時流行的所謂「易卜生主義」，即崇尚個人自由的思潮，爲了使人的個性能夠自由發展，必須反對偶像。凡實證經驗不能檢定證明的，都是束縛個人自由的偶像，必須予以破壞清除。

胡適在「介紹我自己的思想」一文中說：「我的思想受兩個人的影響最大，一個是赫胥黎，一個是杜威先生。赫胥黎教我怎樣懷疑，教我不信任一切沒有充份證據的東西。杜威先生教我處處顧到當前的問題，教我把一切學說理想都看作待證的假設，教我處

處顧到思想的結果。」因此他主張，造物者的存在，靈魂的不朽，都是沒有證據的東西，不合科學，所以必須排斥。人生唯一的不朽，是大我的不朽，社會的不朽。這種論調頗接近孔德人道宗教的說法。



## 2. 馬列唯物主義的取向

吳稚暉的新信仰之宇宙觀及人生觀，反對儒家以人爲萬物之靈的說法，主張人與臭石頭同屬一類。宇宙之本源爲漆黑一團的物質。人生只有三件事：吃飯、生小孩和招呼朋友。這是一種很粗俗的唯物主義。

陳獨秀的唯物主義更爲澈底，而且是他使民初的反宗教運動與馬列主義結合在一起。民國十四年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第三次代表大會，在「反對基督教決議案」中決定：

「要幫助非基督教同盟，使發展於全國各地，而且預備宣布一切基督教徒、教會、教會學校、基督教青年會的罪惡。」（中國青年雜誌，十四年一月）民國十八年，共青團二中全會又通過「青年反帝國主義鬥爭決議案」，主張：「繼續反對帝國主義的文化侵略，繼續非基運動」（列寧青年，十八年十月）由學生發起的「反基運動」遂成爲中共反基督信仰的政治工具，因爲這正符合當時中共所謂「反帝」政策。民國十八年的「列寧青年」（一卷三期）指出：「基督教是帝國主義者在中國實行文化侵略最有力的工具之一，我們反對基督教，我們不僅反對基督教是迷信惑衆的邪說，而且還反對基督教是帝國主義者侵略弱小民族的工具，反對基督教是消滅革命的一種力量。」（註三）

陳獨秀在「人生真義」一文中所強調的主張，已經逐漸由個人主義過渡到馬列的集體主義：「一、人生在世，個人是生滅無常的，社會是真實存在的。二、社會的文明幸福是個人造成的，也是個人應該享受的。三、社會是個人集成的，除去個人便沒有社會；所以個人的意志和快樂，是應該尊重的。四、社會是個人的總壽命……所以社會的組織和秩序是應該尊重的。五、執行意志，滿足慾望（自食色以至道德的名譽，都是慾望）是個人生存的根本理由，始終不變的……。六、一切宗教、法律、道德、政治，不過是維持社會不得已的方法……是可以隨著時勢變更的。七、人生幸福是人生自身出力所造成的，非上帝所賜，也不是聽其自然所能成就的……。八、個人之在社會，好像細胞之在人身，生滅無常，新陳代謝，本是理所當然，絲毫不足恐怖。九、要享幸福，莫怕痛苦。現在個人的痛苦，有時可以造成未來

個人的幸福。」

毛澤東統治時期的中共，徹底奉行共產主義與宗教信仰不能共存的政策。文化大革命之後，方法上有了改變，但是基本思想與心態仍未改變。一九八二年四月二十八日，中共在「人民日報」上，公佈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修改草案」，第二天又刊出憲法修改委員會副主任彭真的「修改草案說明」，他強調：「我國公民有宗教信仰的自由。這是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對待宗教信仰問題的一貫方針。」雖然在新憲三十六條中刪除了七五及七八年憲法中「有宣傳無神論的自由」一句，但是彭真的話足夠明白地告訴我們，中共目前所推行的宗教自由政策，與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所肯定的無神主義是並行不悖的。

一九八二年「紅旗」雜誌也刊出了「我們黨在社會主義時期宗教問題上的基本政策」一文，坦率地說出中共當局的心態：「我們是馬克思主義者，我們懂得人類生活中產生宗教反映的社會的和歷史的根源。宗教是人類社會歷史一定階段的必然現象，有它發生、發展和消亡的過程。……在階級對抗的社會中，宗教得以存在和發展的最深刻的社會根源，就在于人們對於剝削制度的巨大壓力的恐懼，在于人們受異己力量支配而無法擺脫的貧困和愚昧，在于剝削階級需要利用宗教作為麻醉和控制群眾的重要精神手段。

在社會主義條件下，隨着剝削制度和剝削階級的消滅，宗教存在的階級根源已經基本消失。但是，由于人們意識的發展總是落後于社會存在，舊社會遺留下來的舊思想、舊習慣不可能在短期內徹底消除……。

對於社會主義條件下宗教問題的長期性，我們全黨同志務必要有足夠清醒的認識。

那種認為隨着社會主義制度的建立和經濟文化的一定發展，宗教就會很快消亡的想法，是不現實的。」

該文又說：「的確，我們共產黨人是相信無神論者，也是主張無神論的，並且是要在廣大群眾中進行無神論宣傳的。但是我們同時懂得，對待人們的思想問題，對待精神世界的問題，特別是對待宗教信仰的問題，用簡單的強制的方法去處理，不但不會收效，而且非常有害。……因此，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是我們黨根據馬克思、列寧主義理論所制定的，真正符合人民利益的唯一正確的宗教政策。」

### 3. 當代新儒家的取向

大陸變色後，在沉痛與反省的心境中，新儒家哲學大盛。以唐君毅、牟宗三二位教授為中心人物的這一思想體系，重新檢討、肯定中國文化的精神價值，重視人生的道德及宗教層次，給儒家和道家哲學注入新的生命及活力，超越民初新文化運動時期思潮之處甚多。但是在骨子裏，仍不願擺脫無神主義的陰影與信念，因為當代新儒家哲學所崇尚的根本精神，乃一徹底人文主義的精神，更好稱之為人本主義，而在此精神之下，宗教必須歸屬於道德，天道必須內在於人道，超越性必須向內在性或人的主體性投降。極端的人本主義無法切斷與無神主義的內在關係。

唐君毅先生肯定中國文化中有宗教，但此宗教是融攝於人文中的，神是內在於人的。他在「文化意識與道德理性」一書中表示：宗教意識以欲望我為立腳點，與欲望我所對的超越我，只是個人有限主觀的；但欲望

所對的一切境物，則不是個人的，因要超越個人欲望的意志乃超越一切境物全宇宙之意志，而這種意志即為一無限的意志。能生無限意志的我，即應為一無限的我。（下冊一七九頁）至於高級宗教所信仰的絕對精神實在，唐先生認為是內在於人的：「神只是一超越的精神意志。」（「人文精神之重建」，三十五頁）在這裏似乎可以看到尼采的權力意志，運用此種意志，超人可以把自己變成上帝。

唐先生肯定詩書中的上帝是有位格的，但孔孟以人的仁心仁性乃天心天道的直接顯示，此乃極重人道之精神，且以「立人道即所以見天道。」（「人文精神之重建」，三二八頁）

牟宗三教授在「道德的理想主義」中指出：「宗教指向絕對，將人之心專注乎絕對，倒懸人道于神道，神道明而自己之生命仍是一黑暗而不明。」（附錄二，二七一頁）因此人必須回到自己的內在性，此即孔孟所開出的道路，亦即自生命開出仁道，順成人道，以仁道遙契天道，體驗仁道即天道，即絕對。所謂絕對，即是宇宙人生之本體，由本體再來善化人生，即是使天道完成人道。人通過道德實踐來實現自己，才能體悟天道。

牟先生在「中國文化之特質」一文中，強調孔孟的仁義禮智是內在於人之心性的。「這個心性就是道德的心性，我們於此亦曰道德理性。這是定然而如此的，無條件的。這個心性一透露，人之所以為人的『道德主體性』完全壁立千仞地樹立起來。上面通天，下面通人。此即天人合一之道。」又說：「自孟子點出天爵（按指道德主體性），人人皆可為堯舜，人人皆是一絕對自足之價值

人格。」

由此可見牟先生的人文主義的宗教觀乃一徹底的人本主義，反對有神論所肯定的超越性，因此擺脫不了無神主義的內涵。

唐君毅先生則認為儒家的人文主義應稱之為理想的人文主義（IDEALISTIC HUMANISM）或人文的理想主義（HUMANISTIC IDEALISM），因為在西方哲學中，近代的唯心論（IDEALISM）最接近中國的人文主義。儒家的最高理想是：天人合德，自人人皆可為大人、聖人開始，去實踐此一可能性。再由大人、聖人之心性與道德實踐向上擴展，至於無限，如此天地合德，人心通於天心。天心即使極超越，也不能外在於人心，因此中國的宗教與道德是連成一片的，宗教思想必須包涵於人文思想中。（「人文精神之重建」，四五一至四五二頁）

## 二、中西無神主義的不同

1. 把中國當代的無神主義思潮拿來與西方近代無神主義思潮比較，可以明晰地看到，西方無神主義的發展與人本主義分不開，其起源又與近代學者，對傳統形上學和宗教的厭棄與否定，主觀主義的盛行，理性與信仰的分家，哲學與神學的絕裂。自然科學的快速發展等因素分不開。無神主義雖然是對古典哲學的反抗，却是從西方哲學的內在生命中發展出來的。而且有許多不贊成無神主義的哲學家，也間接地推動了無神主義的發展，例如笛卡兒、斯賓諾撒、洛克、康德等。在那些徹底的無神主義者或人本主義者

之中，不少哲學家都是真理和人生意義的眞誠追求者，往往基於熱情而深刻的感受，內在的需要，因而不遺餘力的把西方思想推向無神主義的路子。

反觀中國的無神主義，在古代只是一些個人的心態與信念，從未成爲中國思想的主流，也未產生普遍的影響。民初的反宗教和無神主義思潮，顯然是在西方近代思潮、民主運動和科技的衝擊之下，產生的一些反傳統文化的心態與思想，並非出於中國哲學及文化本身內在的需要，往往是由於對西方的宗教、形上學、民主、科學的誤解所促成的，缺乏完整的體系，更沒有堅固的理論基礎。馬列主義對陳獨秀和中共的影響，杜威一派的實用主義或實驗主義對胡適的影響，法國十九世紀的實證主義對主張科學萬能的科學主義者的影響，都是顯而易見的。近三十年的新儒家哲學大師，唐、牟二氏的主觀主義、理想主義、道德主體主義和人文主義，與康德和黑格爾的哲學，顯然有密切的關係。

2. 西方近代哲學重視人，重視自然，重視科技，重視自由，有其合理的、必要的一面。但此種重視一旦變爲人本主義和無神主義，把一切都內在化、相對化，不再向上帝開放，於是宗教信仰的價值被否定了，具有普遍性及必要性的道德原則也被否定了，必將產生嚴重的後果。遺棄「存有」的結果，是投入「虛無」。

兩千多年以來，在「存有」的基礎上，西方人努力追求眞、美、善、聖，在哲學、法律、文學、藝術、宗教、道德、科學等方面，都創下了輝煌的成就；對於整個人類的影響，也是深遠而博大的。人是有限的存在，人類發展的歷程上，也佈滿了錯誤的經驗

，但是這些都不足掩蓋人類文化的光明面。西方人今天面臨的大問題是：「存有」的根被挖掉之後，如何在「虛無」上，建立另外一套更有價值、更適合人類的東西呢？尼采主張變換價值，這在摧毀「存有」之後，是順理成章的事。但是新的價值體系如何來建立呢？當「存有」向「虛無」投降之後，是否「善」應該向「惡」、「仁愛」應該向「仇恨」、「眞理」應該向「錯誤」、「生命」應該向「死亡」投降呢？無神的人本主義或人本的無神主義勢必將西方文化帶入終極性的危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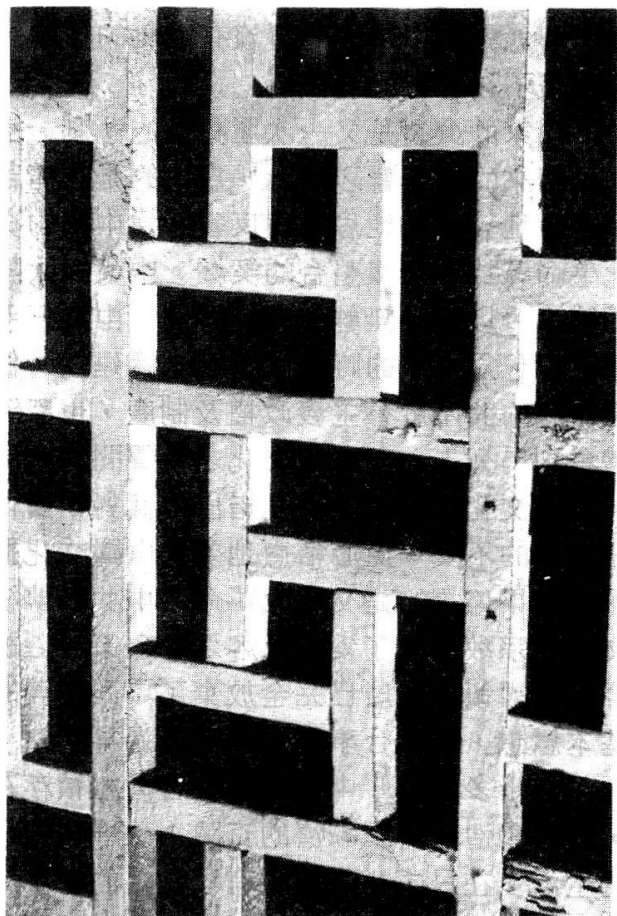
另外，在西方近代四百年無神主義發展的過程中，可以自不同的角度，區分出不同類型的階段。其中之一是由「我思」(CO-GITO)到「我願」(VOLO)，再到「我行」(AGO)。近代哲學由「我思」開始，到絕對唯心論，已經把理性舉揚到天上去了。但是絕對化理性的結果，是將人類理性弄得越來越抽象和空洞。於是在唯心論之後，有意志哲學的發展。意志主義者認爲理性沒有能力解決人的問題，必須靠具有無限權力的意志。自由意志應取代理性而成爲絕對原理。然而否定理性的結果，是使意志和自由行爲完全變成盲目的，「超人」也不過是依本能衝動而行動的一個存在。於是我們又看到十九、二十世紀，以「行動」或「實踐」爲最高原理的說法。恩格斯早已宣稱，馬克思主義完成之後，唯一眞正的哲學已經誕生，以前的哲學著作皆可統統燒掉了。從今以後，只要按照馬克思的哲學去實踐就夠了。後世的共產黨，事實上莫不認爲「鬥爭」比思想重要。二十世紀以來，日益盛行的實用主義或實驗主義，也認爲處理人生、社會問題的最高原理，不是形上學原理，不

是理論，而是實踐和實際的效用。在美國，對於無神主義者所做的調查顯示，大多數無神派對於上帝存在或不存在的理論問題，根本沒有興趣。就像有人說，即使數學能證明上帝存在，有如二加二等於四那麼清楚，我還是不相信上帝，因為他勢必限制我的自由與行動。

西方近代哲學由「我思」到「我願」到「我行」的發展，使我們明晰地看到，西方哲學與文化的內容如何一步一步地被淘空。但是當「存有」及建立在「存有」上的實在宇宙人生被否定之後，人無法不完全投入虛無。如果只有上帝能夠使人由無入有，也只有上帝才能夠使人由有歸無。無神主義者向虛無投降之後，不得不抓住點甚麼原則，作為行動的目標，於是我們看到了種種使人類非人化的取向，包括神化、物化、禽獸化等。但是人不是神，也不是物質。無神的人本主義終必使人失落自己的真面目。

3. 民初以來，許多中國知識份子，一直想推動中國文化走向西式的無神主義或人本主義。由上面的分析，西方文化勢必面對虛無主義和非人化的危機；我們要不要也把中國文化帶到那些危機上去呢？這是必須認真考慮的問題。唐君毅和牟宗三二位教授，似乎認為中國第三期的儒家，應該走完全內在化的，人本主義的路綫，以內在性取代超越性，以主體性道德取代客觀的宗教信仰，以人道統攝天道。他們認為這才是儒家思想最真實、最完美的發展，這才是中國文化最理想的取向。筆者認為此一取向的動機不出於中國文化本身的內在需要，而是出於西方近代無神主義及人本主義哲學的衝擊和影響，是值得存疑並深思熟慮的。筆者深望年輕一代的新儒家學者，拿出更開放、更客觀的

精神來，為中國文化的前途，作更平穩、堅實、適合這個偉大民族之內在需要的抉擇。



### 三、未來中國文化的取向

1. 在當代中西文化的接觸中，西方近代思潮，特別是各種無神主義及人本主義思潮，帶給中國文化和社會狂濤巨浪般的衝擊。面對中國文化的宗教和道德特質，由懷疑到否定，到打擊、破壞，使中國文化的元氣大傷。似乎只有孔德、馬克思、列寧、杜威、羅素這些人才能救中國，孔子反而變成了



中國國運衰退的禍首。固有的宗教信仰被指為無知與迷信，來自西方的基督信仰却被指為帝國主義文化侵略的工具。如果說這些思潮與心態對於中國的分裂沒有深刻的影響，顯然是不夠客觀的看法。

國家的分裂是又一次歷史性的悲劇，給人民帶來的痛苦難以估計，重要的是在痛苦中冷靜地、堅強地思考與反省，為中國的文化生命尋找革新與整合的契機。中共對大陸的統治可以說是無神主義的勝利。中共以毛澤東思想為中心的時期，不祇試圖建立一個最徹底的共產社會主義政權及制度，也深深體會到馬列主義與中國文化之特質間的矛盾。十年文化大革命的浩劫指出中共對中國傳統文化的不安，處心積慮地要把中國文化擺平。結果停擺的是文化大革命，中共對傳統文化和宗教採取了妥協及容忍的政策。若說今日中國領導階層已完全放棄了馬列主義的基本思想，則不合事實，也言之過早。

三十多年來，中華民國在台灣繼續存在，而且創造了所謂經濟的奇蹟，改善了人民的生活，在民主化方面也有了長足的進步。在中國分裂後的這些年，知識份子做了不少沉痛的反省，也帶領人民重新肯定中國文化的價值。然而一般知識份子也好，政府人士也好，對宗教信仰持中立或懷疑的態度，認為那是個人的事。長老教派部分人士與台獨運動糾纏不清，也引起不少人對宗教的誤解和不信任。許多上一輩的人士仍然留戀胡適、殷海光等學者所倡導的自由主義、實證主義和實用主義，影響所及，年輕一輩對於宗教不一定持反抗心態，而是漠不關心。這種漠不關心的態度有時比無神主義還要可怕，因為它根本就忽視宗教的存在。

當代新儒家學派先是以香港新亞書院為

中心，近年來把陣地轉移到台灣，在大學中相當活躍，對青年一代學子影響日深。當代新儒家以重建中國的文化精神為目標，一方面肯定先秦儒家和宋明理學的價值，也不忽視對道家哲學的探討。另一方面借重西方近代哲學中康德及黑格爾的某些思想，特別是透過內在原理來註釋、補足儒家思想，指出第三期儒家的革新與發展必然排斥超越原理，走內在主義及人本主義的路綫。由此可見，當代新儒家的取向，在骨子裏是無神主義的或極端人本主義的。先秦儒家以「天」為「人」之大本，並依此大本建立「仁道」。當代新儒家則以「人」為「天」之大本，在此大本上來統合「天道」。

近二十年來，中國天主教的哲學家在研究及著述方面頗為勤奮，在各大學哲學系、研究所中也很活躍，影響日深。十幾年前，一些年輕學者大捧尼采及沙特的無神存在哲學，造成一陣風暴，台大的陳鼓應便是代表性人物之一。天主教哲學家紛紛出來，介紹完整的存在哲學體系，國人才知道存在哲學家，有神論者不祇大有人在，而且其影響力遠在無神派存在哲學家之上。不到幾年，這陣風暴便成為明日黃花了。中國天主教哲學家肯定中國傳統文化的價值，古代詩、書、易等經典和以儒、道、墨為主的先秦哲學中，皆含有卓越及不變的真理，而其系統上的不完整，西方傳統的形上學及存有論可以補充，並帶給中國哲學活力。另一方面，基督的福音與中國固有的宗教信仰和仁道精神的融通，將有助於中國人提升生活的境界，也有助於西方人改善極端人本主義所造成的危機。中西傳統文化的交流、融通和創新會為全人類的福祉開展新的機運。

2. 民國以來的自由主義思想家，極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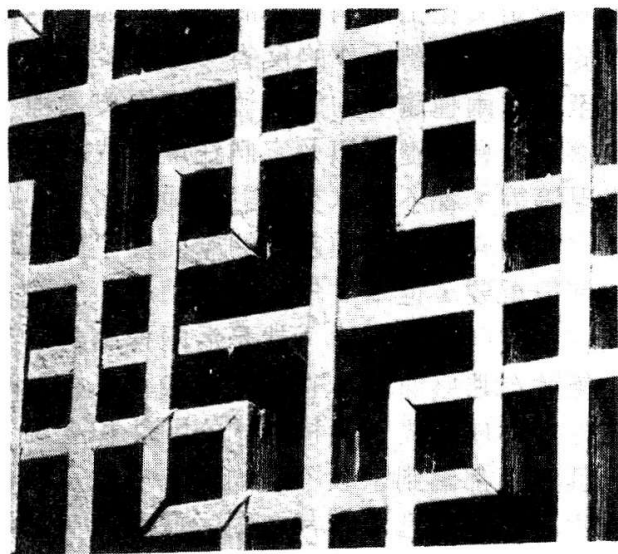
倡導實用主義、科學主義、實證主義等思潮，走西方近代及當代相對哲學和無神主義路線，無力肯定中國文化的形上意義及普遍價值，也無力帶給中國人真正的科學理論和適合國人需要的民主政治。上述思想對於中國文化和社會的革新，破壞多於建設，特別是對傳統文化中宗教、哲學、倫理等方面的絕對性原則，曾予以無情的打擊與破壞。但是由於胡適晚年有回歸中國文化的傾向，殷海光去世前亦肯定宗教的價值等跡象看來，在他們的實用主義及實證主義中，懷疑論的成份仍然很大。

中共數十年來深信馬列主義的必然論或絕對限定論，認為共產主義是唯一真理，而它對人類社會之發展所做的解釋是絕對科學的。具體而言，資本主義必然會消失，最後的勝利屬於無產階級，因此宗教消失也是必然的，無神主義的最後凱旋不容置疑。此種信仰顯然與中西傳統文化的根本精神背道而馳，中共對於此點，自始就有深刻瞭解。但是在中共統治大陸三十多年之後，揆諸文化大革命的停罷，毛澤東思想的失勢，馬克思主義不能解決所有中國問題的肯定，為加速中國現代化而採用部分資本主義的經濟政策等跡象和措施，足以說明就連中共領導階層對於馬列絕對限定論之信仰與信心，也發生了動搖。

當代新儒家藉西方近代的內在哲學及人本主義詮釋傳統儒家思想，試圖使第三期儒家完全走無神人本主義的路子，即使它仍然肯定宗教與道德的價值，這些價值也只能在人性、人道、人文的領域內發展。問題是一旦否定了超越性原理或上帝，否定了仁道之上的絕對性基礎——天命，中國文化固有的特性會不會變質呢？再者西方當代的極端人本主義、無神主義思潮，已經把西方文化帶

入嚴重的危機，新儒家執意以徹底的人本主義精神變換中國文化的氣質，會不會也把中國文化與社會帶入上述危機呢？這是十分值得國人深思的。

中國天主教在廣大的中國人民中，是一個微不足道的團體。但是天主教的信仰和哲學與中國文化之特質最為接近，透過二者的融通，天主教信仰和哲學可以補中國文化的不足，給中國文化注入新的生命；同時中國文化的精華也會帶給天主教信仰與思想新的氣質與活力，使之大放異彩，並對全人類文化有所貢獻。中國天主教的學者正在撒下火種，火種雖小，但是我們相信必會燃燒起來，給中國文化帶來真正的革命，順天應人的革命大業。



## 附註：

- 註一：胡適，四十自述，台北，遠東圖書公司，一九八四年版。
- 註二：胡適文存，二集，科學與人生觀序。
- 註三：王陵章，馬列主義與宗教的衝突，六四——六九頁，台北，幼獅文化事業公司，一九八二年版。